



鐘

捷金

下午：四點卅分

俊雄一下車，便看見他大兄啓雄倚在縱貫道旁的家門前，雙手抱胸站立著。客車揚起的灰塵阻絕了他與對邊的視線。俊雄提著藍色的航空旅行袋等一輛卡車呼嘯而過，方才橫過馬路。

「怎麼了呢？」

他走到啓雄身旁，問道。

啓雄宛如睡夢驚醒似的，見了是他，沒聽見問

話。問：「琴沒來？」

「沒有，」俊雄皺眉說：「兩個小鬼纏人呢，她送回娘家就會來。我收了電報便趕來，恐怕時間遲了。」

「怎麼了呢？」他再問。「電報說不清楚。」

啓雄仍然不答話，兩人併肩行到大廳。

「十點的火車？」啓雄問。「我跟慧猜你也是

這時候到的。」

「坐聯營的車子來的，火車太擠，買不到票。」

「俊雄說，「收了電報便急急的請假什麼的，趕來了。」

「祈雄到了未？」

啓雄朝裏面呶呶嘴。「裏邊呢。」

俊雄聽了，慌忙將旅行袋放在沙發，站起身來

。「人在內堂嗎？我去看看。」

啓雄陪同俊雄穿越陰暗濕冷的走廊，向後行去。經過窄小方形的天井，俊雄側頭看看洒在乾涸許久的魚池上底陽光。

「伊身體一向健朗，雖說年紀大了，怎麼……？」

啓雄面上有些不歡喜。老人是和他同住的。

「在浴房摔了一交，」他說，聲音轉為神秘晦暗的低沉：「醫師說可能拖到今日午夜。」

「仍舊是陳醫師？」

啓雄點頭，不說話。

老人的居室在走廊盡頭，甫踏進走廊起端，俊雄便停了脚步，轉身向走在後面的啓雄陪著笑臉。

「呃，」他說，躊躇許久，看著雙眼注視等待他說話的啓雄。「那個……呃，我是說：那個……，他盡力想在空中用手比一個方形：「……是好了呢？」

啓雄搖頭。俊雄急了便有些口吃：「沒……沒有？」

「平日你也知道的，七十歲的人壯得像條牛，那個紅口白牙的咒伊？」

「我也不是那個意思，你知道的，」俊雄慌忙說：「問問罷了，那個是貪那份的，雷公打死。」

說著，祈雄老婆捧著面盆行出房門，看見他們兩個，急步過來。

「二哥到了？」她說。眼皮紅腫腫的，用淡淡的粉底蓋住了。吸吸鼻子：「就等你呢。」她哽咽說：「我打水去，替伊淨身。」

俊雄應酬兩句，看了她背影消失在走廊。

「這個女人就會做戲。」啓雄冷眼看了「會。

俊雄聽了哼哼的笑。祈雄女人是戲班出身的。

「慧在裏頭？」走到門口，他問。

「都在呢。」啓雄說：「人都到了，現在祇等——呃，時刻了。」

一進房門便看見欄在角落的偌大底雙人繡花牀，輪著的老人在大花被中露出瘦削的頭顱以及嶙峋枯木般的一截手臂。

俊雄撥開圍在牀前的叔孀甥姪，見了老人沈沈的鼻息，不覺慘叫一聲：「阿爸！」就要撲到牀邊的。

「莫要這樣！」站在旁邊年屆花甲的醫師趕忙抓住他的手臂：「你們的友孝伊也知道的，現在昏迷著，莫要再吵雜伊了。」

「要用最好的藥，醫師，你也是伊多年的朋友了，要盡力啊！」俊雄慘傷的說：「伊爲我們兄弟做牛做馬，做了一輩子，眼見下月輪到我盡心意了，便這樣……」他哭了起來：「老天怎的沒眼。」

「老遠坐車也倦了，」醫師勸說：「你們身體莫要再弄壞了，去客廳歇息吧。」

俊雄哭了好一會，方才拭淚說：「我在這兒照顧伊。」尋了啓雄身邊的座椅坐了。

室內重新又靜寂下來，懸掛在房前走廊古老的鐘，滴嗒的行著，迴蕩在幽深的古宅，滴：嗒：滴嗒。祈雄依著牀沿的椅子坐著，頭也未抬，宛如未覺俊雄的到來似的，始終未和靠房門坐的俊雄招呼；楞楞的凝視老人時而噙合着白無血色的嘴唇。

「我說，」俊雄冷笑，扭頭和啓雄說：「他夫婦兩人存的是什麼心意？」

啓雄說：「昨日我打電話問律師……」原本注意牀頭動靜的俊雄，猛地抬頭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：」啓雄絞著雙手，臉上表情淡淡：「養子一樣可分家產的。」

「老的也是親疏不分，」俊雄埋怨說：「以前便有意思將房西那兩甲地給他了，若不是老的氣祈雄不願伊反對將那女人娶進門，怕不早給了。我跟伊提過不知好多次，替人家做了這些年，難不成終生替人做牛做馬？我不是貪老的財，而是，呃，總

得有自己的事業才是。像你！」

「我祇要這棟宅便好了。」啓雄說。

「也值幾百萬呢。」俊雄笑說。

「到底不如田產實惠，」啓雄說：「蓋工廠什麼的都好，頂棟空宅賣又賣不得；我是，唔，好壞也住這些年了。」

俊雄想了想，說：「真的沒有……那個？找過沒有？」

「也許有交代過什麼，不過，確實沒有。」

俊雄抱怨說：「房西那兩甲地……？」

「莫要想那些了，」啓雄說：「醫師說夜半或許會醒一次，也或許就這樣昏昏的去了。」

「我也是……」俊雄說了一半，住口不說。

祈雄朝他行來：「二哥，什麼時候到的？」

「好一會了。」他淡淡說，右手輕握祈雄遞過微帶冰冷的手掌，伊眼中還帶有宿夜的血絲。

「老人家便這樣去也好了。」坐定了，祈雄顫聲說：「我問過醫師，他說：腦筋大條的斷了，即或是好轉過來，也是半身不遂的。」說著，眼角迸出豆大的淚珠：「多殘忍，伊省儉大半輩子臨老還要受這種折磨，那是多殘忍的。」

「你不養自有我們會養。」俊雄大聲喝責說：「好好的咒什麼他老人家？」

祈雄抬頭，期期地：「二哥？」

「算啦。」啓雄說：「大家心意都是爲伊好，伊也會明瞭的，不過，萬一……」他說：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好事得做大番大番的，不能讓外人笑我們兄弟的吝嗇。」

「伊最厭鋪張的。」祈雄說。

「人要死了你還吝嗇這筆錢。」俊雄怒說：「你到底是什麼心意？」

祈雄張口說不出話，正好看見老婆捧一面盆水進門，告個罪，迎接上去。

「伊夫婦巴巴的等老的死呢。」俊雄由鼻孔哼氣說。

啓雄遠遠看見祈雄和他女人在低聲交談。他打個呵欠：「好睏，今天沒有午睡。」

說完，聽見自己五歲大兒子纏祈雄說：「叔，愛睏！」

「睏吧。」祈雄停了交談，柔聲說。

「睏什麼？」啓雄老婆聽到了，朝著兒子怒叱：「再說，打死……」說一半，停頓，看眼牀上的老人。

「大嫂，孩子嘛。」祈雄說，轉過頭對他女人說：「阿嬌帶他去角落小牀睡。」她半哄半撫的將孩子帶了去。

「喜歡孩子爲什麼不自己生。」俊雄也看到了，冷冷說：「前輩子幹了什麼缺德事？」

啓雄掏出煙，遞支給他。煙霧鼻鼻昇起。牀上的老人依然沒有什麼動靜，唯一的狹險的窗縫，隱隱透著午後橘黃懶懶的陽光。

下午：十點〇分

俊雄如廁回來，發覺掛在走廊昏黃壁上的鐘，不知什麼時候停止擺了。他看手錶：十點正。

「鐘壞了。」他進房對仍然守候在進門處的啓雄說。

啓雄打個呵欠。「壞了好久了，時走時停。叫伊換，偏不。」他揉揉眼：「伊就是這個脾氣，省得了幾個錢，打算帶到棺材去？」

「輕聲點好不？」啓雄老婆看一眼坐在牀邊的祈雄夫婦。「老人家病成那樣，還說什麼，不知道的人聽了以爲你存什麼歹心哩。」

啓雄不再言語了。室內守候的人都東歪西倒倦極而困了，大兒子在屋角小牀依然睡得沈熟，小兒子也傍在祈雄老婆懷裏睡熟了，醫師斜著頭，沈坐在臨時由客廳移入房中的大沙發。

「還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他說，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地聲音陡然大了起來，他女人吃驚的抬眼。他站起來，向醫師走去。

醫師職業性的警醒了，他猛跳起來：「怎麼？怎麼？」

啓雄搓手陪笑。牀上老人胸脯在被子的掩蓋下韻律地起伏。醫師放心的喘口氣，斑白的髮絲在蒼

白的日光燈下顛巍巍的。

「我和伊也是這些年的朋友了。」他說，「看伊這般，心裏不知好難過。」

「還能拖好久？」啓雄壓低聲音問。

「祇要夜半以前沒有變化的話，便可以送病院了，」醫師搖頭，淒然的笑：「不過我做了這許多年，……幾乎是沒有可能的。」

「你們先做打算吧。」他說，脚步有些踉蹌：「有情況便喚我，我在隔壁睡一會，到底年紀大了的。」

啓雄回到俊雄身邊，女人睜眼看他。「怎麼呢。」

「還要拖。」

啓雄說。坐下來，兩肘置在膝頭，下巴擱在手掌合成的架。俊雄脚尖在地上劃著圓圈。

「我明天便要走了。」他說：「公司請假不好太久，那些洋鬼不好侍候，弄不好便要走路的。琴大約明天也可到了。」他有些幸災樂禍的笑起來：「哼，人家的小伙計嘛。」

「便辭了吧。」啓雄說：「什麼好幹的，我店裏也缺人，錢財的事別人總不如自己人可靠。」

「生意好吧。」俊雄問。

「馬馬虎虎。」啓雄說：「前陣子想到高雄去弄點新的，老的怎麼也不肯，不知伊怎麼想的，說是自己家鄉穩當。我這輩子也就困死在這兒了！」他憤慨的回復原先仰頭靠在椅背的姿態：「高雄，又熱鬧不少？」

「還不是一樣，人，車；車，人」俊雄說：「什麼新鮮的也沒，不過——」他想到，曖昧的湊頭附耳細語一陣：「……有時間便來吧，我帶你去。」

啓雄哈哈的笑了起來，「當然，當然。」

「什麼？」啓雄老婆質問說。

「生意的事女人問什麼？」啓雄不耐的說。

兄弟兩人對望一眼又笑起來。

遠處祈雄夫婦仍舊守候在牀邊，動也未動。俊雄送過一眼，說：

「那女人進門時老的不是罵得狗血淋頭？」

「伊就是會拍馬。」啓雄生氣的說：「三天兩頭回來看，又是魚鬆又是補品的。」阿爸，身體要顧啊。」

「他學了一段，聲音嗲得尖細，肥胖鬆軟的兩頰一顫一動的，俊雄看了笑起來。」倒變成我這個老大的不是了，哼，要便接了去，老的在這也住了久，怎光說不做？」

俊雄黝黑的臉紅了一下。

「我不是說你，俊雄。」啓雄察覺了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俊雄歎口氣：「老的其實也不肯離開這宅，說是從前幾代便有了，不能毀在伊手中。否則去年人家要買來拆掉改工廠，便可賣了，好幾百萬咧。」他惋惜的說：「老的也傻，有了錢那兒不可去：台北，高雄？伊就是甘心窩在這。奇怪！」

「醫師說夜半會有變化的，時刻差不多了。」啓雄說。

空氣中流動著室人的安靜。他張開手臂打個呵欠：「這個夜可真長！」

凌晨：零點卅二分

首先嚷起來的是祈雄：「大哥，二哥。」他慌忙的叫，聲音帶著顫抖：「快來啊！」

啓雄由椅上瞌睡醒來，身上不知誰替他加了毯子，一把掀開，跳了起來，俊雄也醒了。啓雄老婆反應最快，將大兒子由牀上揪醒，孩子惺忪的不知發生什麼事，她推兒子跪下，暗中掐下屁股，小孩大聲的哭起來，她也開始哭號：「阿爸……爸啊！」醫師最後趕來。「怎麼了，怎麼了？」他蹣跚著拖鞋，衣服拿在手裏來不及穿，滿臉的倉皇。

「不是的，不是那樣。」祈雄說，語無倫次地：「伊醒了開口問啓雄……？」

俊雄急忙推一下楞著的啓雄：「你啊！」

啓雄渾噩的跑到牀前跪了下來，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：「阿爸！」

老人微睜鬆弛的眼皮，微弱的輕搖頭，一顆豆

大的淚珠沿皺紋的頰滾落。

「我是啓雄啊，您有什麼要交代的？」啓雄嗚咽說。

老人再輕微的搖頭，眼睛直看站在牀尾流淚的祈雄。替老人把脈的醫師問：「祈雄！」

祈雄上前跪下，輕執伊乾瘦的手。啓雄悻悻的讓開了，俊雄站在後面。老人示意祈雄湊耳過去。

「……」老人聲音低弱的聽不清楚，啓雄注意他顫抖張合的嘴唇。

「不。」祈雄淚流滿面說：「莫要那樣說，不會的，不會的……」

「……」怎麼會？」

祈雄又哭了起來，叫了女人來到牀邊。老人斷續的說了一些話，然後疲累的闔眼，又張開。勉力由被底伸出青筋暴露枯乾的右手掌握住他兩人的手。

「你們可以去睡，也讓伊休息了。」醫師說：「明天我會叫病院開車來接，今夜暫時不會有事了。」

他疲倦的拉張椅子坐下，祈雄站在牀邊沒有離開。老人又沈沈的睡去。

凌晨：零點四十五分

俊雄經過走廊時，好像又聽見鐘擺動的聲音，他懷疑的站在鐘下，仔細地看了一會。沈沈的鐘面，分針時針仍停留原先的位置並未移動。

「明天我便喚鎮東的鐘錶匠來修。」啓雄站在他背後說。

「死鬼！」隔壁房間，啓雄女人啪的打了一下兒子。

小孩哭了起來。（六十六年一月與）